



无人琴房的奇妙体验

陈士琴

一早,外孙听我念叨几日未练琴了,便在手机上查看附近的琴行及路线。他先是找到一个琴行,但下午才开门,时间不合适,便继续查找。发现了一个网站,竟是一个无人琴房的钢琴体验店,从7点至23点全天开放。“姥姥,去这里吧!”孩子说道。我一听无人琴房,挺新奇的。“好,就去这儿体验一番!”我爽快地答应。孩子立马在网上交钱并预约了学习时间,还把位置和乘坐地铁的路线告诉我。

10点30分,我们出发,一小时后抵达目的地。这个音乐空间位于一座大厦的18层。我来得早了些,未到预约时间,进不去。从玻璃门往里瞧,现场确实无人管理,完全线上操作。包括开大门、进琴房,都需到预约时间才能刷卡进入,到时还会提醒。一次新奇有趣的体验之旅即将开启。

还差10分钟到预约时间,外孙通过手机操作,打开了大门。室内面积不算大,约120平方米,不过布置得整洁有序,安静舒适。七个被隔成以“do、re、mi、fa、sol、la、si”音符命名的小琴房依次排列,还有演奏室。终于到了预约时间,那个以“do”命名的琴房,只轻轻响了一声,门就开了。

进入小小的琴房,一架棕色立式钢琴立在墙边,漂亮的软包琴凳,旁边还摆着谱架等。顿时,我有种迫不及待想练琴的冲动,坐下先练了几遍音阶。怎么声音这么高?是我弹奏力度太大,还是这架钢琴太好?再细看,墙上贴满厚厚的隔音材料,音响效果不错。

一天不练琴,手就生,这都十来天没练了,但几首曲目仍铭记于心。凭借平日练琴的记忆,我练习了几首钢琴曲,而且每首都反复两三遍。一扭头,还立着一个录制视频的三脚架,上面写着:请录制下您的弹奏视频,留下美妙音乐。于是,我用手机录制了《天使的歌声》《山村新歌》《茉莉花》《北风吹》《梁祝组曲》等几首钢琴曲。

正在录制《童年》时,响起敲门声,门外站着一位年轻人。他礼貌地说道:“奶奶,该我练琴了。”我问:“到点了吗?时间过得这么快!”一看时间,已经超过10分钟了,只能按规定结束这一小时的体验。我想进去听听这位年轻人的弹奏,又怕打扰他,在门外也听不到丝毫琴声。于是,我坐在客厅休息。过了一会,年轻人的弹奏也结束了。我问他:“是专业学钢琴的吗?”他说自学的。我又问:“你弹的都是什么类型的曲目?”他说:“大多是外国的。”接着我问:“你常来这里练琴吗?”他说买了卡,便宜些,有时间就来。能如此坚持自己爱好的年轻人,着实不易。

在无人琴房的练琴体验,新奇又有趣。安静的环境,密闭的空间,时间的把控,让人集中精力,全身心投入,抓紧时间练习。更重要的是坚持学习,苦练基本功。回家后,我听了录制视频的音乐,因为有良好的隔音效果,悦耳的琴声清晰无比,左右手力度稍有不当、或弹错的几个音,都听得明明白白。倘若家里也有这般隔音条件,对学习钢琴定有促进。此次别开生面的学习经历,让我这近80岁的老琴童,着实享受了一番!

剁黄菜

张玉虎

多年不在村里住了,老伴和我的习惯却改不了——每年秋末,都要做一些黄菜(现在人们叫酸菜),供今冬明春享用。

做黄菜的专用主料是芥菜,辅料是生姜、花椒和咸盐。把芥菜疙瘩削光洗净,把芥菜缨子里的老黄塌叶子扔掉,留下嫩的、绿的,洗干净。洗净的疙瘩和叶子要晾干,特别是叶子,一定要晾干才好。

用礞床儿把芥疙瘩擦成扁丝,再放在案板上剁碎,因此,过去村里的农妇们把做黄菜叫作剁黄菜。把晾干的叶子也切成碎丝,把备好的生姜也洗净晾干,切成薄片,再放咸盐,就可以开做了。主辅料的配比,大约是十斤芥菜六七两盐、二两左右生姜就差不多了。把装菜的坛子或缸洗净晾干,抓上芥疙瘩和叶子的碎屑,往缸里铺上一层,再撒上适量的咸盐和生姜片,用擀面杖竖着使劲戳,一定要戳得又瓷又实。戳实后再如法炮制,一层一层地往上续。直到把菜全部放进去。放完菜,要视菜缸口面的大小,用细木棍或高粱秆等算在上面,再压上一块分量足够重的干净石头,以防压实的菜再番馊。

最后一道工序,是熬一锅浓浓的花椒水,晾凉后,浇入缸中,水量必须没过菜再高点儿。用盖子盖严,就好了。过上半月二十天,一缸黄菜就发好了。发好的黄菜,香味特别浓,菜缸放在楼道里,回家时一出电梯口,就可以闻到。吃的时候,用葱丝香油凉拌,或者用红油葱蒜小炒一下,都是下饭的美味。

那时,做黄菜时,农妇们都互相帮忙,在农家院里摆好水桶、大缸,支上大案板,大家一起哗啦哗啦地洗,乒乒乓乓地剁,嘻嘻哈哈地说笑,这场景也是那个年代的一道独特风景线。那时候,生活清苦,一年也吃不上几顿有腥荤的菜,一冬天一春期,差不多天天得吃黄菜。不是黄菜玉米面煮疙瘩,就是黄菜干粥(小米饭)。面黄肌瘦的孩子们,一见了黄菜就腻歪透了。

以前的大路菜黄菜,现在成了珍品,在家里自己做黄菜的人不多了,一个单元几十户人家,做黄菜也就我们一家。其实,自己做黄菜吃,不光“绿色”放心,而且做的过程,也有乐趣在其中。做一缸美味的黄菜,更是一种享受。



杨海

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很难想象,我小的时候照相是一件多么难得和隆重的事。在我的记忆里,第一次照相大概是五六岁时,拽着母亲的衣襟在太原迎新街的一个小照相馆照的。

我们家有八个孩子,母亲单独领我合影,可见对我这个“老小”是多么的宠爱有加。那次照相时,母亲坐着我站着,尽管照相师傅使劲启发我们笑一笑,但照片里的母亲仍是一脸的严肃、庄重,而我则是瞪着一双怯生生的眼睛,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。尽管如此,这张照片仍是我无数张照片中最珍贵的一张。母亲九十大寿时,我拿着这张放大的照片给母亲看,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能够拥有自己的照相机到野外自由选景拍照,是多数人不敢想象且十分鲜见的事情。惊喜的是我三姐夫就有一架方头方脑的120海鸥牌相机。尽管只能照20多张两寸见方的黑白照片,但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时光。在我的眼里,三姐夫是个多才多艺的能人,不但会照相,还会自己冲洗、放大,特别是能让黑白照片变成彩色照片。当然,在那个年代他无法靠电脑着色系统操作,全凭用毛笔和水彩描绘出来。那时候,我们家只有一本相册,黑色的卡纸上粘着彩色三角插口,每两张卡纸间以半透明的牛油纸相隔。每次照完相,三姐夫都对照片进行技术处理、艺术粘贴,独具匠心。这些老照片今天看来虽恍如隔世却温馨依旧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和妻子旅行结婚,那时我在某团当参谋。临行前,股长拿出一架135相机,说:这可是德国莱卡相机,你带上它拍点照片吧。他耐心地教我如何调整光圈、速度和焦距,如何上胶卷、换胶卷,特别是他告诉我一般胶卷能拍36张照片,但若

胶卷上得好、操作得好就能拍三十八九张呢。我高兴极了,将这部相机研究鼓捣了大半夜。

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,我们旅行结婚的第一站就是杭州,当时我的妻弟是飞行员,特意请了假来陪我们。五月的西湖桃红柳绿,碧波荡漾,“三潭印月”“花港观鱼”“柳浪闻莺”……处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。我有些炫耀地把照相机挂在脖子上,一副老摄影师的样子。说实话,我不太爱照相,面对镜头总是不自然,觉得自己在照片里总是一脸苦相,而妻子则不同了,特别上相,随便摆一个姿势,就非常有范儿。我给她在花丛中、假山旁、游船上拍了不少照片,尽管有些疲倦但很快乐。

不知不觉已近黄昏,照相机显示这一卷照完了,我蹲在西湖边准备换胶卷。等我打开后盖,突然发现根本就没有过卷。也许是我太贪的缘故,想多照几张,上卷时过卷的齿轮没有挂住胶卷。我一边鼓捣着相机一边嘀咕:“完了完了,这一天的辛苦都报废了”。“啪”的一声,妻子在我背后拍了一掌,她大声说道:“什么金牌摄影师?真是让人浪费表情,瞎耽误工夫。”小舅子赶紧打圆场:“没关系,明天我们故地重游再来一遍。”我讪讪地收起相机,迎合地说:“明天再来明天再来。”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想:“许多那时那刻的快乐,岂是能复制的啊。”

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。120、135相机早已成了古董,柯达、富士等彩色胶卷也销声匿迹了。现在旅游景点的人举着数码相机、拿着手机随时拍照,更有那些退休老人“长枪短炮”摄影装备齐全,扎堆地记录美好的瞬间,此情此景是我们年轻时做梦也想不到的。